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落谁家/李现收著. —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9.1

ISBN 7-5039-1788-1

I. 花…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0469 号

花落谁家

李现收 著

*

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丰台区万泉寺甲1号)

新华书店 经销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75 字数 330,000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9-1788-1/1·780

定 价: 20.00 元

目 录

第 1 章	独占鳌头	(1)
第 2 章	山河水滑	(19)
第 3 章	情人起誓 相好许愿 ...	(37)
第 4 章	大跌足二重奏	(56)
第 5 章	良辰惹恨	(72)
第 6 章	旧情复燃	(92)
第 7 章	山高水阔三千里	(114)
第 8 章	赋句	(125)
第 9 章	决绝	(136)
第 10 章	东邻玉	(154)
第 11 章	归来的慰藉	(169)
第 12 章	阴差阳错	(187)
第 13 章	苦海无涯	(205)
第 14 章	爱女失踪	(222)
第 15 章	红尘万丈	(235)
第 16 章	大虎落川	(248)
第 17 章	我有相思千滴泪	(263)

第 18 章	晴天霹雳	(276)
第 19 章	人面不知何处去	(287)
第 20 章	有人快活有人愁	(298)
第 21 章	权谋	(307)
第 22 章	风流冤孽两地思	(329)
第 23 章	世人无限风波苦	(339)
第 24 章	情债	(355)
第 25 章	天涯海角	(373)
第 26 章	省城拳拳忱	(398)
第 27 章	剪不断理还乱	(411)
第 28 章	岁月悠悠一梦遥	(420)

第 1 章

独占鳌头

人类从浑浑噩噩的太初时代，就以玄惑、惊异根究大自然的林林总总、芸芸众生，乃至图腾崇拜，可谓路漫漫其修远矣。及全到了近代文明，又有哪一位哲学家能够究诂这一现象，论理得清清楚楚？一个陈圆圆可使李自成兵败山倒；大唐江山只因“三千宠爱在一身”，始有安史之乱；馆娃宫里响屐廊，西施一双木屐踏碎了吴王山河；褒姒一笑狼烟烽火，致使周王室顷刻颠覆；商亡妲己，夏亡妹喜。可见，生关死劫，皆因情生。今天的款爷可以与他的情人在卡拉 OK 单间、KTV 包房纸醉金迷，共度良宵；才子佳人则喜花前月下卿卿我我，吟风弄月；闻道是有人可带着小蜜去太阳岛、去大漠浪漫度日；而农夫渔妇则以青纱作帐，虫草为嬉，自有其乐；女辈放荡可招纳才俊延揽英雄，大腕求欢可凭借自己的实力修筑金谷园。欲以情者肝肠寸断，欲以利者辱没人格；欠命的上有苍穹，欠泪的情债难偿。都市大世界，红尘滚滚，车马纷纷，人生百态，麻辣酸甜，有哭的有笑的，有唱的有叫的，便似一万花筒，也难以尽数。世人或褒或贬，或抑或扬，或万目睽睽，百口嘲谤，或引吭高歌，啼泣彷徨，亦不一而论。谈古论今，谁为先贤先哲？明末清初的文学泰斗钱谦益花

甲之年与一代名优柳如是携手共步，大诗人朱彝尊与其妻妹冯寿常则爱得死去活来。都道是唐明皇宠杨妃长生殿里恩爱深，谁又知杨妃与安禄山私通却抱禄山做孩儿？而冯燕刀刃情妇事则在唐盛传，至今犹传《冯燕歌》。举凡种种，这正是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

此为开篇话白，插科打诨。

1980年间的中国，省城有一个突出的变化，把自己打扮得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漂亮了，许多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在这座拥挤的大都市里，许多古老的建筑还保留着。在那些古老的街道，用青砖垒砌的民房，看上去那么古板，但精明的小市民会知道如何利用它那古板的面孔来养家糊口。他们会在这些不起眼的冷街僻巷同样做起生意，各种酒肆、磨坊鳞次栉比。在街头巷尾一些爬不动的老公公、老太太也有他们的一隅之地，他们会经年坐在小食摊后四条腿的高凳上，在人伍与车流激起的尘埃和气浪交袭中守坐终日。

此外，省城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它的街道就像天文学家划分的地球仪一样，把这座都市用经线和纬线切割成一方方的豆腐块。街道正是以经线和纬线命名的。中国许多都市的街道是以人名或地名命名的，国外也是如此。譬如说中山路，在中国就能找出几条，而伊丽莎白大街，在国外起码就有十条，英国的伦敦有，叙利亚的大马士革有，而在美国的华盛顿也有。但省城的街道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省城人上街下店，脑海里立时会浮起地球仪上的经线和纬线。外地人进省城问路，市民会随口应答，你要问的地方在经几路纬几路，应从这儿坐车在经几路纬几路下车向右拐，搭乘某路电车，在经几路纬几路下车就到。他说得简单明了，但外地人一听就懵了。外地人不似省城人像熟悉地球仪那

样熟悉这座迷宫，他们常常被这些经纬线搞得昏头涨脑。省城除了那些古老街道上的那古板面孔的青砖瓦房，还有大厦林立的商业中心与金融中心，它才是省城今日腾飞的缩影。从摩天大楼垂下的条条醒目的巨幅广告带，就像是晨曦辉照下的维多利亚大瀑布，给人一种炫目的经济大潮的雷霆万钧之势。到了夜晚，还有那些霓虹灯广告，那些密密匝匝不断变幻着文字图案的大型液晶广告或电子显示广告，以及千万条彩色灯泡链组成的灯光世界，忽明忽灭，又给闹市增添了一种变幻万千的七色彩虹。在现代人的感官里，省城已像一位光艳照人的超极模特一样，显出时代的流光溢彩，青春与生机，浪漫与神秘。

天狼星集团公司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美人的感召下，经商有术，管理有道，从无到有，由小而大，成了遐迩驰名的合资企业。这家公司恰在省城那条“维多利亚大瀑布”以北 50 米处的经四路上，与大观园商场也近在咫尺，这儿是省城最繁华的黄金地带。省城人上街下店一般都奔大观园，但到了大观园就会想到天狼星。天狼星已像一颗夜明珠，给人一种诱惑。

天狼星仅有 400 平方米的占地面积，它是一栋四层的德国建筑。在这黄金地段大厦林立的建筑群里，像天狼星这么一家公司就太不显眼了。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仅仅是几年的发展，它已成为省城家喻户晓、最负名气的音响购物中心。大凡影视圈、戏剧舞台应用的一切，从服装道具到音响器材、视频设备，杂以低、中、高档各种品色，已包罗万象。据传，仅电子琴、钢琴一项，天狼星就赚了数百万。天狼星看透了省城人望子成龙的消费心理。此外，天狼星还承接舞厅、OK 餐厅、宾馆及礼堂灯光音响影视工程。人赚了钱，赢了名气，也就引来了外资，曼谷跨国集团公司向它投资，从而扩大了天狼星的营业范围。仅仅是两台金钢石压机的小小的厂子，使天狼星蜚声国内外，它一年的营业

额已突破八千万。所以，天狼星看上去是一块很不起眼的地盘，但省城人不能不认为在这黄金地段，它要独占鳌头了！

天狼星也由于美女如云让省城人倾城相顾。那些身披广告绶带的模特队伍就常引得省城人驻足，观者如潮。而每天晚上的黄金节目时间，省城人又会看到女人的红唇、蓝眼睛、漂亮的纤手，还有半显半露俊俏的脸蛋，这些被镜头肢解了的女人形体，搭配上引进的产品，搭配上珠宝莹澈的体态，给人以醒目的视觉效果，从而使天狼星成为人们的向往与寄托！

邢梦莹原是省府“机关族”的一位机要秘书。俗话说“机关不愁千钟粟，机关自有颜如玉，机关胜过黄金屋。”然而这话对于梦莹却是一个巨大的嘲讽。他在到了二十九岁的大龄青年行列上，既无颜如玉的知己艳友，也无“花翎顶带”的那种自我价值的实现，仕途暗淡无华。此君于1976年毕业于山东大学，由于本科学历，自视清高。又因两年前抛出言情小说《红唇》、《红豆》、《红桥》三部曲与《青春剑》而小有名气。他幻想做一名文学巨匠，并不懈地在此领域孜孜追求，但他的名字并不像当年鲁迅那样声贯寰宇。而且，中国的文人自古与清贫渊源甚深，很难在一方心灵的净土找到一种心理的平衡。邢梦莹有一副好嗓子，也曾跻身歌坛，幻想做一名流行歌星，但也很快败下阵来。因为他呆板的动作常让导演皱着眉头，他缺乏一个流行歌手应有的浪漫。经过两次大碰壁后，他觉得机关是仕途的跳板，便在二十九岁的那个年纪上，通过层层关系在省府宣传部门谋得了一个机要秘书的美差。但是繁琐的事务与无望的升迁，使他在这个充满诱惑和神秘色彩的殿堂里终于困倦了，疲惫了。

但是，邢梦莹毕竟碰上了一个骚动的时代：在那么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就出现了许多百万富翁。文化人的“下海”浪潮犹如一股飓风狂澜，把整个中国，把整个省城掀

得沸沸扬扬。不少的名流闻风而动，办起了自己的实体。正如一文人所吟：“范蠡荡舟，西施弄桨，功臣美女皆下海；红袖当垆，青衫掌勺，才子佳人早经商。”这种红火的“下海潮”亦给机关一阵阵震荡。首先是中央机关率先办起了各种实体，省府大院终禁不住这种“经商热”的诱惑，直煽得大院那些不愁千钟粟，自有颜如玉，亦真亦幻的机关族心旌摇曳。邢梦莹正是在这样一个骚动之秋辞职下海，以三万五千万元的稿酬与累年的薪水作为启动资金，办起了自己的天狼星琴行。它就是天狼星集团公司的前身。

天狼星由于在省城的黄金地带，那栋很不起眼的四层高的小楼，每年的租金却是二十万。如果搞得红火，他希望第一年保本得息。如果经营无方，他连租金也付不起。亏盈虽是几万元的事，但亏了就会一辈子爬不起来。干事业总是要冒一点风险的，一个探险家如果没有一点冒险精神，他就不可能发现美洲大陆，人类就不会知道地球是圆的。在前进的道路上，令人惊恐万状的险滩暗礁，海啸赤潮，随时可能遇到，但咬一咬牙，也就闯过来了。事业亦是如此，不然，世上就不存在贫富悬殊的阶层。他非常清楚这点，此次下海，他可能成为百万富翁，也可能变成一个负债累累的穷光蛋。他是文班出身，过去从不信奉上帝，但他下海的第一天就买了一枚金质十字架，挂在胸前虔诚地祈祷了半天。“下海”就是赚钱，不胜则败，但他非常自信。世界上有许多事业成就者，就在于追求。上帝赐幸运于他，他的追求成功了。琴行开业的第一年，营业额居然达到了一百万。这使他大喜过望。

这个小伙子一年瘦了十斤肉。由于疲于奔波，有时会不修边幅，看上去却更潇洒，更飘逸了。他的客户来自全省乃至全国各地。这些人一到天狼星琴行，就会受到梦莹的款待，他们吃了喝

了还得拿着，在社交圈里，这叫“茶水费”。这些客户都非常欣赏梦莹的大方，订他的货，回扣使他们激动得肩头都抽动起来。老实说，一个投机商人都是靠一些手腕起家的，梦莹就很精于此道。第二年，他的营业额突破了一千万。而曼谷跨国集团的联手，更使梦莹如虎添翼。

梦莹做珠宝可谓胸有成竹，旗开得胜。省城没人能比梦莹更会算计，更看准市场。他对于宝石研究的精华，早已反映在他以往的消遣文学作品中。只有上帝知道梦莹经营珠宝得以成功的天机。据传，梦莹都城有人。都城市委副书记林葱颖就是林珏之姊。由于林葱颖的搭桥，天狼星的触须伸得很长很长。梦莹为此投资数百万，帮助有关部门解决住房紧张，与房地产商拟签了180平方米上下两层一单元的超标准套房共十一套的购置合同。在保密档案，也记载着梦莹甩手数百万，入股地处燕甘断裂带的福来庄矿区革新设备，从而赢得金沙源源而来，库内用硝酸银浸泡的阳极板足可让他们使用半个世纪。如是，梦莹做珠宝生意不成功，那才奇呢！梦莹经营天狼星，正是靠机遇、靠钻营一朝成为中国的富豪！梦莹确实成功了，他使自己的名声越来越大，目前，他在国内有七家子公司，他由一个极为普通的机关族公子哥，由一个小有名气的文班出身的雅士，一跃成为省城屈指可数的百万富翁了。现在，他有了自己的漂亮别墅，有了自己的大哥大，有了一切荣誉。但他的目标是使自己在数年之内成为亿万富翁，这不是一种狂妄，而是一种现实。他如此富有，但他不妄花一分钱，他的穿着也没有太多的变化。他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献给天狼星。明年，他希望自己有更大的投资，想在省城建一栋“天狼星文艺中心娱乐城”，但这个计划还秘而未宣。

天狼星在省城的确是出了名了。当然，省城人知道天狼星就知道邢梦莹。据说，邢梦莹赚的钱可以在省城盖起一座金字塔。

然而，省城人谁也没有见过这位大腕，都说他是个单身。所以，邢梦莹对省城人又是一个极有传奇色彩的神秘人物。

从外表看，这个青年人西装革履，系着漂亮的领带，是很有省府机关族大少爷的派头。他的眉毛弯得像月牙，那种青黛色给人一种戏剧舞台上小生的温文尔雅，但他的眼睛却是一个解不开的谜，眸子深得就像蓝天大海。没人知道他的内心藏着一个怎样的昨天，因为在他下海之年，已经三十岁出头了，却还是一个单身汉。他不苟言笑，纯属那种天生愚顽之辈。但他不失一个风流倜傥的人，他那飘逸的目光曾让多少女孩子动心，所以，换谁也不相信，像他这么一个让女人着迷的公子哥身边没有一个柔肠百结的妻子或女友。但他确实没有。

邢梦莹麾下只有几十名职员。陈琪小姐是曼谷跨国集团公司的特权代理。除了业务员邢小燕外，在他的周围都是一位位身着旗袍，亭亭玉立，美目流盼，一脸青春气息的女孩子。而他的律师杨笋玉也是一位绝艳惊人的美女。可以说，梦莹是一个被女性世界包围的人，以致陈琪女士常开他的玩笑，说天狼星是省城中真正的贾府，贾府中的公子哥何许人也，就不言而喻了。每当这时，梦莹总红一红脸，他已是一个大龄青年了，为什么没有一个艳丽的女友呢？

邢梦莹事业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但他的生活也许是最枯燥无味的。过去，他一直跟老爸住在一起。直到有了钱，才在省城西区买下一栋新寓。省城的西区，是房地产商专为那些有钱阶层建筑的别墅区——这就是度假村8号。这所新居庭院不大，却有个小花园。比起工薪阶层的居住条件，他梦莹已是天上人间了。下班回到这块天地，他用更多的时间使自己的思想沉浸在已往的作品中。那部“三红”是以70年代知青上山下乡为背景，书中的主人公完全通过内心的沉吟刻画出来，如泣如诉，即连作者本

人都无法接受这种压抑感（他自诩这是一部上乘心理小说）。难道书中的主人公的原型就是邢梦莹本人吗？他何以对这部小说情有独钟？现在还没人知道这个谜，但他的律师杨笋玉小姐知道梦莹有过自己的爱，那本书的书名就会让她一望而知。的确，他的生活太枯燥、太单调了。对于他的这栋新寓，除了他的小妹光顾，几乎就无人拜访。他独自一个占有这块空间，他是这个寂寞王国里的寂寞王子！

有道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大约在1986年4月的一天，有位女士来到了这个大小伙子的私邸——度假村8号，这真是一个例外，这是梦莹新寓破天荒有客来访。她身材修长，肤色白皙，双眼皮下一双桃核般美丽的大眼睛，眼神里总有一种无限撩俏的色彩，真是闭月羞花，沉鱼落雁，看上去像是二十三四的那种可人的年纪（实际年龄大得多）。她身着一件黑色高领的蓝色上装，下身则是沉静的栗色毛呢西装长裤。这种简洁的装束由于她特有的气质，给人一种成熟女性的庄重与优雅。这位女士正是天狼星集团公司的特聘律师杨笋玉。她因辩才横溢而名震省城，她的名字就像一位常胜将军一样妇孺皆知。当时，梦莹正在院里栽种一株茶藨，那位绰约窈窕、流盼动人的女士就来到了他的面前，索性帮他培植浇灌，直至干完活计，始才坐下小憩。

笋玉嫩鲜的脸上红汗微透，她一面用手帕在那白玫瑰似的润洁的额角上拭汗，一面眺这新院一眼：度假村虽是新居，但房地产商已让小小的庭院花枝招展。那些花儿虽不是名贵奇异之株，但花儿开得艳艳的，也不失大款府第奢华本色。正厅石阶之下，木槿孕蕾，铁树开花，似天上人间。透过月洞门，可以看到后面花园嵯峨的假山，斗拱飞檐的亭台楼榭。虽然如此，省城再没地方比这儿更单调、更寂寥了。因为一刻钟前，只有几只归燕伴他

呢喃细语，看他一副死板的面孔。他已经习惯了那种单身的宁静，在他的府邸，除了他，这儿连一只猫也没有。所以，对于这位女士的到来，梦莹脸上显出一种异样的色彩。她毕竟是来访的第一位客人。这个寂寞王国，由于添佳人于这云霞翠轩之间，也就有了几分生气，几分温馨。且清风徐徐，晴空中的游丝裹着这繁花幽馨随风飘曳，曳得这对偎红依翠的男女如画中人一般了。

“这处住房不像是新居，仿佛是花草依旧、住过多年的老宅——总经理，怎么不买下对过红桥那栋，那栋才是一座金屋……”笋玉秋波如泻，碎玉微露，样子很魅人。

梦莹笑一笑道：“住这儿我已觉十分奢华了，省城有多少大款，你看这片度假村，才搬来几家。做房地产生意，太超出大众的消费水平，我可以肯定，这度假村投上几个亿，赔上几个亿！”

“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做生意人，说生意话。这处新居虽不奢华，但小鸟依依，花亦媚人，也似田园山庄一般，正合你清凉的意境！”她接他话道，却说得入木三分，以致梦莹脸上掠过一丝惊惑的气色，随又付之一笑道：“杨律师，这会儿凉了，还是屋里坐。”

于是，这对画中人举步阶级，来到了会客厅。梦莹忙不迭地给这位不速之客捧茶水，端水果。

“请随便坐，杨小姐。这套房子是我给我老爸买的，但老人家不肯来住，所以空荡荡的，就是沙发多。”

杨笋玉莞尔一笑道：“你是个孝子，我去过你家两趟，老人家住的虽然窄，终是故土，总觉得是个家。老伯的考虑也许是对的，两下里住倒也好，难道总经理就不需要一个家吗？”

梦莹这时一阵脸红，他给杨笋玉沏了一杯咖啡。“杨小姐，我希望你叫我梦莹好了，这不是在社交场合。”

杨笋玉嫣然一笑。“那好哇，请你以后也直呼我笋玉。非正式场合，直呼名字倒也觉得自然了许多。”

邢梦莹点燃了一支烟，打开录音机，将音量放得很低。

笋玉捧起咖啡，将那妩媚的目光不时地在梦莹身上擦来擦去，无奈这个大小伙子总自然不自然地回避她的目光。笋玉不觉暗笑道：“我这个年纪莫非红颜似槁木了不成，如何不屑理我？你不说话，我偏就盯着你不放！”她就这样两眼迷迷蒙蒙地瞟他，而他终禁不住她的撩逗，故作不经意的样子，又燃着一根烟，拿那朦朦胧胧的烟雾遮掩一下他的窘境，笑道：“笋玉，怎么想着跑我这儿来了，一定有什么事吧？你脸上有着一一种急匆匆的气色。”

“没事就不能来看看你的新居吗？听说你已经搬过来半年了，好难找……”

梦莹笑了笑：“希望经常来玩。我晚上很少出门，在家吃饭，吃过饭拍拍打屁股就跑到这边。实在闷极了，便去卡拉OK混上半夜……”

笋玉听了这话，明媚的脸上又平添了一种风采，一种风情。这情景恰似邻女乍萌窥玉意，又若文君早乱听琴心。因道：“所以，我说你应该有一个家啦……”她噤嘴道，又补充说：“我倒是不常光顾的好，自我到你们天狼星，陈琪小姐总拿异样的眼神瞟我，倘若让她知道，又不知怎样打趣我了。”

这个大小伙子听出话中有话，却苦涩地一笑，回避她的话锋道：“你是天狼星的律师，都是一家人吗，开个玩笑是常有的事，别在意。”

“你说得也是，天上无云不能下雨吗……”笋玉淡淡地挑衅一笑，喋喋不休地转过话题道：“我今天来这儿，是为马文龙的事。我是从档案里看到这份合同的。”她从文件夹里拿出一纸合

同书递给梦莹。“梦莹，你不觉得这个合同签得太草率了吗？挂挂天狼星的牌子，每年的红利就值二十万？……”

梦莹道：“我与文龙都是一起下乡的知青，也差不多一起下海，但他铺面萧条，所以，前年跑到我这儿，要挂天狼星的牌子，出于情面，就同意了。”

笋玉道：“作为一个商人，感情用事不行。莫说天狼星遐迹驰名，即使没有今天，也使不得的。合同的第一条就是一个权术，既为子公司，却管理自主——分明就是二十万买了一个商标。你是否考虑一下，立即废除这个合同呢。陈琪小姐也有此意。”

梦莹燃着了一根烟，沉思不语。笋玉又道：“我知道你下不了狠心，但作为你的权益保护人，我不能不提醒你，文龙这个人不可交，此君心术奸诈得很。他的公司纯属一家皮包公司，公司虽小，但那派头，却是财大气粗，一旦成为气候，将与你梦莹争雄天下！你应远虑才是。举凡事业有成就者，都以‘厚黑’为世人所称道！”

梦莹道：“在我总使不出来的，况且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倘若文龙负我，逼我上梁山，杀人的心也是有的！”

笋玉笑着道：“你又错了，自古‘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又说‘事至而后求，曷若未至而后备’——与其那时大虎落川，不如现在就与之讲明呢！”

梦莹笑而不答。笋玉无可奈何地轻吁一声，揶揄地笑一笑。“你既守诺前言，我就不干预了。这个问题还是留给你与陈琪小姐去讨论，咱们换个话题。老实说，我对你们天狼星很感兴趣，你们的总裁对我很神秘，在我的想象里，林先生真是一位超凡脱俗的神秘人物。”

“噢——”梦莹知趣地打量美人，暗自思忖：“她的话今天这

么多……”却道：“我并没有觉得林珏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呀。”

“怎么不特别呢，你说做珠宝生意，他甩手就是一千万。所以，我很纳闷，竟不知你在曼谷还有这么一位好朋友。”

“我们曾在—个中学读过几天书，他是个插班生，比我高两级，是我们的领袖，我也跟着瞎哄哄，但彼此很投机。后来革命失败了，他流落街头，我们就成了难兄难弟，想不到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又成了生意场上的合伙人……”

“原来是这层关系……”

梦莹又道：“他是个做大生意的人，不在乎这几个钱，只不过拿天狼星做个跳板，别看他图……”

杨笋玉有点困惑了：“你们还有更大的计划？”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他的胃口很大，希望我上一个新项目，但我还没有一个成熟的考虑，所以，我们始终还没有对话。”

“我能冒昧地涉人这个领域，问一下你的打算吗？”

梦莹以诚相见道：“我打算与林珏合伙建一座娱乐城，但这笔投资主要靠他，不知能否引起他的兴趣。”

“这个主意很好，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可以先写信透露一下这个设想吗？”

梦莹道：“我一向认为信件总不能确切地表达我的意思，所以，想等他大驾光临再作计较。迟则春天，他就可能回省城一趟的。他放心不下儿时的一位女友，这就是再层意思了。”

笋玉听呆了：“梦莹，你在说什么？……”

梦莹道：“我是说他在寻访一位叫楚玉竹的女友。你替我打听一下这个小天使的下落好吗？我真是太糊涂了，居然把林兄托付给我的这么重要的事情忘在脑后，要不是今天晚上扯起这个话儿，还不知多什么时候去办呢。”

笋玉脸上掠过一丝嫣红，颌首笑道：“既然你这么信得过我，我会尽力去办。不知林老板向你透露过些什么？我总得有点线索呀。”

梦莹道：“楚玉竹自幼父母双亡，寄寓古城仲伯楚副司令员家中，也不失娇养。林伯是当时的政委，自然两家交往甚密。时值文革，他们毕竟遇上了那个动荡的年代，两家各经一番磨难，玉竹仲伯抽调去了北京，偏就在中央身边自杀身亡。据传，楚伯母是被周恩来总理密遣新疆才幸免一死。所以，楚玉竹的下落又去哪里打听？林兄最后一次见玉竹是在省城，但具体情况不得而知。那时正赶上反复旧，政府许多要员被革职，林兄也曾一度东山再起，却无回天之力，也从此离开山东，再后辗转香港，又定居曼谷，这一别就是二十年。今天，他又突然怀思旧人，但即使找到那位可爱的小天使，也当是绿树成荫子满枝了，所以，我也没把他的嘱托当做一回事。现在就劳你把楚玉竹找到，事成之后，当有重谢。”

笋玉笑道：“我明天就去北京，请放心好了，我会很快给你个话。不过，就我的想法，这值吗？”

梦莹道：“就我觉得也不值，但他今天是犯了什么神经了，旧情复燃。”

笋玉道：“林先生在曼谷没有家室吗？”

梦莹益发着急道：“有，还能急得这般失魂落魄吗？二人虽是青梅竹马，自幼就结下山誓海盟，但也不过是儿时一句戏言，就可当了真？如今这位老兄较我还长一岁，却念着那‘木石前盟’，至今独身！”

这天晚上，他们二人谈得很投入。他觉得杨笋玉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美人，然而他没有一丝非分之想。在她走后，他想得很多很多，一时又为孤独所困，睡去很晚。翌晨朦胧的昏晕使他早餐

也未顾上吃就驱车来到了天狼星。金字匾额，写着赭红大字的花色旋转门，以及它本身那种有别于东方建筑风格的古朴，都使人觉得天狼星是一位伟大艺术家雕琢出来的艺术珍品。梦莹钻出车，大步流星地穿过光可鉴人的门厅，径去二楼他的办公室。他的工作当然是忙不暇接啦，请示的、汇报的、签字的，且电话又时时迭叫不休，这边挂断，那边又响起来。陈琪小姐已站在一旁足足有一刻钟了。这位女士二十四五岁，剑眉如广翼，丹凤眼，容光堆花，肌肤嫩玉，线条如泻，是天下绝少的丽人。这位女士喜穿巴黎的T恤衫，大裤管的喇叭裤，所以她给人的风度总是翩翩而又庄重。她就是曼谷跨国集团公司的权益代理人，在天狼星举足轻重、与梦莹并驾齐驱的人。当梦莹接电话的时候，她已经站那儿有一会儿了，就像亭立在他身旁的一株罍粟花。除她之外，还有一位男士推门而入，大嚷大叫。这位男士就是邢小燕，他身着燕尾服，太子裤，脸孔却似一尊金刚，两只眼就像豹了眼般灼灼逼人。他属于那种作风雷厉风行的人，一副暴脾气，常常因为不顺心的事在梦莹面前大动肝火。但他不失为梦莹的好伙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有三百天在外，城里城外，山南海北，几乎所有的业务网络全靠他一个人编织起来。小燕比梦莹小几岁，在办公室张口总经理，离开公司，张口就是邢哥。此君讲江湖义气，对朋友肝胆相照，所以梦莹待他也一向不薄，对他的粗鲁也有不以为然的一面。陈琪来天狼星数月了，也知其为人，现在看到他的那副样子，就又往后缩身，等他与梦莹先把话说完。

只听他如雷贯耳地对梦莹嚷叫道：“总经理，我知道你已经不是两年前的邢哥了，你广交天下，交的那些讲信誉的朋友也确实为天狼星出过力。但你不能不承认，在你的社交圈里也有一些狐朋狗友！马文龙就是一个十足的地痞！他出来进去地坐着奔